

# 滿族的過年民俗

作者富察寶仁 2022.02

滿族有民諺：“小孩盼過年，過年就拉饞”。過年是一年中最高興的日子，充滿了美好、充滿了祈望。滿族用過年的吃玩娛樂、接神祈福，記載和傳承著古樸而熱鬧的“過大年”。正可謂：“雙松齊剪吉祥花，結彩懸符一萬家”。滿族是馳騁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漁獵民族，受中原漢文化的影響較晚，早年間，“年”的概念很淡漠不知道何以為“年”，更沒有過年節的風俗。

歷史上宋金南北對峙時期，發生了這樣一件外交事件。中原宋朝有個叫洪皓的使臣出使金國，沒想到竟被扣留在金國的冷山（今吉林省舒蘭市小城鎮附近）。十五年後洪皓回到了故土中原，憑記憶撰寫了一本《松漠紀聞》，其中詳細記載了滿族先民金女真人的山川、地理、民俚風俗、禮制、科舉等狀況。令洪皓覺得非常奇怪的是，軍事上如此強大的金女真人竟不知“年”為何物？洪皓在《松漠紀聞》中記述：

女真舊絕小，正溯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

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生辰）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正月初一），

悟室以元夕（正月十五夜），烏拽馬以上巳（上巳節）。其它如重五（端午節）、七夕（七月初

七)、重九(九月初九)、中秋(八月十五)、中下元(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四月八日(

浴佛節)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

從洪皓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金時女真人已深受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原來只知春風幾度綠青草的女真人不但知道了紀年，而且還知道把自己的生辰安排在一個好的時日，以此寄予美好的人生願望。

隨著時代的前進，尤其是大批闖關東漢族人的到來，女真人以及其後裔滿族人，不但接受了“年”、“節”這些中原漢文化，而且還喜歡上了這些可以縱情吃喝、歌舞娛樂的年節時日，並在這些歲時節俗之中又逐漸形成了許多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俚風俗。

早年，關東進了臘月便有了過年的氣氛。廣泛流傳的民諺道：“小孩小孩你別哭，過了臘八就殺豬！”、“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過年！”、“淹了臘八蒜，張羅過大年！”這幾句諺語雖然是哄逗孩子的話，但卻講盡了滿族百姓終年勞作之後對過年的企盼。故而，也留下了“送信兒的臘八粥，報信兒的臘八蒜”的俗語，說的是臘八粥、臘八蒜送來了過大年的信息，一年一度的春節慶祝活動從此開始了。

滿族管過年叫“過大年”，意思是要做許多繁瑣準備，然後過一個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有玩有樂紅紅火火的“大年”。滿族百姓管準備過年“嚼物”，置辦過年物品、準備過年的衣帽鞋襪及供品祭物等，稱之為“忙年”或“辦

年”。用百姓們的話說，忙年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得離離拉拉地忙上大半月。

臘月裡忙年男女老少分工明確，但最忙的還是女人們。她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首選要準備好一家老少的新衣服。昔日貧困買不起新衣服，只有過年時人們才添辦一、二件新衣褲或新鞋襪，而且漿洗被褥、窗簾、被罩、幔帳、枕套等事活多量大，女人們一進臘月便開始忙了。

滿族的女人忙年即操勞又喜悅，她們主要的還是為家里人準備“年嚼物”（滿族人稱過年吃的東西為“年嚼物”）。滿族的飲食習慣是喜歡吃粘食。早年東北盛產粘高粱、黏苞米（黏玉米）、大黃米、小黃米、江米（糯米）等，滿族將這些黏性糧食，有的用水浸泡然後上水磨磨成水面，有的則直接磨成麵粉。然後用蒸、煮、炸等烹燒方法，做成打糕、黏糕、蘇子葉餅、玻力葉餅、椴樹葉餅、炸糕、撒糕、淋漿糕、黏火燒、黏豆包等，二、三十種黏性傳統美食。其中黏豆包是過年時必不可少的食物。因其黏字與“年”同音，豆包又是團圓狀的，故滿族人取其“過年，團團圓圓”之意，寄託著人們對新的一年合家團圓、鴻禧吉祥的祈盼。

做年豆包，首先要把大黃米、小黃米、江米（糯米）、小米、小豆、綠豆等淘好浸泡好。然後上石磨趕著小毛驢，把這些白的、黃的穀物磨成“水面子”。如果家中窮條件不好，就只好用人推磨磨水面了。之後，再將紅豆、

綠豆浸泡好蒸熟搗成豆泥餡，就可以著手包“黏豆包”、“玻力葉餅”等年餠餠了。

村屯里各家的女人，聽說誰家開始包黏豆包了，就會主動前去“嘮忙”。所謂“嘮忙”即是一邊嘮嗑（閒聊）說笑話，一邊忙乎著手中的黏米麵團。而會講“瞎話”（講故事）的老媽媽（媽媽，滿語為奶奶），則是一邊幹活一邊講著關東山里的傳奇故事，什麼長白山祖爺、瞞尼爺（家族英雄神）、山神爺、人參姑娘、參把頭、黑瞎子、山狗子的傳說，都是講不完說不盡的古怪離奇。伴隨著屋外呼嘯的北風暴雪，老媽媽不緊不慢的“瞎話”和女人們的笑語歡聲，各家各戶要吃一個月的黏餠餠就都包好了。

滿族忙年的臘月，男人們忙的都是些“粗拉活”，像殺年豬、灌血腸、砍“豬肉拌子”、殺雞殺鴨、豎燈籠桿、扎燈籠、掃房、糊棚、劈柴禾、“打年紙”、“糊對子”、“糊香門”、“貼掛籤”等。這些“忙年”的活計雖然多但也不是一天干了的，而是按照流傳已久約定俗成的時間表忙乎著。東北地區流傳著這樣的“忙年”諺語：

二十三，灶王爺上天；

二十四，寫大字（寫春聯）；

二十五，掃房土；

二十六，砍豬肉；

二十七，宰公雞；

二十八，蒸供花（滿族祭祖用）；

二十九，糊香門（滿族祭天地用）；

三十晚上守一宿（守歲）。

臘月二十三，關東百姓稱之“過小年”，又俗稱“灶王節”。信仰薩滿教的滿族崇敬火神，所以對從中原地區傳來的“灶王爺”火神也是十分的崇信。

臘月二十三這天，家家都要到年集上請回個灶王爺來祭祀。在每家灶台旁的灶王爺、灶王奶奶的神像兩側，還配有幾乎家家一樣的對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橫批是“一家之主”。在神像下置有一神板（小木板），是放祭品的供案。民間流傳二十三這天，是灶王爺上天向玉皇大帝匯報的時間。

人們害怕灶王爺上天後匯報些不利的事情，所以在二十三這天供祀灶王爺和灶王奶奶。人們供以瓜果、灶糖、高粱、錯草、白酒以及秫秸（高粱桿）製做的小狗、小雞等祭品。既然是上天出行坐騎是不能少的，故而高粱秸做的小馬更是不可缺。有的人家還備一把高粱或穀草做為灶王爺的馬料，可謂想得周到。還有的人家會抓個蟑螂活物給灶王爺當坐騎。所有供祀活計都做完後，人們便會磕頭祭拜並虔誠地念叨：“灶王爺本姓張，騎大馬挎著槍，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祭拜之後，人們將看守灶火一年的灶王爺、灶王奶奶神像和所有供品燒掉，象徵著將其送往天廷。不過，人們決不會忘記要把灶王爺的嘴先用黏

黏的灶糖粘上，以免他上天後講些不該講的話。有的人家還將灶糖或黏餅抹在灶火門上一些。細心一想，淳樸敦厚的滿族等虔誠的祀神，似乎也有賄神之嫌！

清代，滿族百姓在灶台上方供祀的灶王爺、灶王奶奶，都是穿著清官員及福晉的服飾，人們則焚香盛供崇禮而祀，民國年間黑龍江省《望奎縣志》載：

是日晚，於鬼神位前點燈焚香，製成馬雞狗等物，供諸案前。高粱一握、錯草一把、錫糖一

碟。供片時，以糖少許抹於灶門，焚香奠酒，取馬狗等物附於灶神紙牌焚之。放爆竹數聲，謂之

送灶神。

滿族“祭灶”還有個奇特的風俗，整天圍著灶台轉的女人們不可以祭灶，而由年輩兒不摸灶台的男人爺們來祭灶送迎灶王爺，因為男人是一家之主。滿族俗諺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說。關東祭灶風俗傳承已久，這天人們也藉灶王爺的光吃些好的，故稱祭灶的臘月二十三為“過小年”。

“小年”是春節大年前的序曲。過去小孩子們最喜歡過“小年”，因為塗抹灶王爺嘴的灶糖只是意思意思，更多的灶糖是用來哄小孩子的。記得小時候進了臘月，就想著盼著吃一年一次的大塊灶糖。除了灶糖之外，各家各

戶還要在這天給小孩子添置些玻璃球、翠花、毛毬、鞭炮等小物件。大人們在這天則是忙著蒸餛飩、包水餃。正如清詩人沈兆禔所吟：

祀灶糖糕並酒肴， 新年未到小年交。

豐儲飲食資中饋， 餛飩蒸齊水角包。

“二十四寫大字”，臘月二十四是傳統寫“大字”（春聯）的日子。東北的滿族受漢文化的影響很早以前就開始在過年時貼對子、貼福字、掛年畫、請門神，以其寄予對新的一年美好的希冀。

說起春聯的歷史確實很久遠，最早起源於古代的桃符。據《後漢書·禮儀志》載，那桃符長六寸，寬三寸，桃木板上書降鬼驅魔大神“神荼”、“鬱壘”的名字。“正月初一，造符著戶，名仙木，百鬼所畏”。

清代的《燕京歲時記》記載：“春聯者，即桃符也”。滿族人家過年時貼春聯是接受的傳統漢文化。清代時，朝廷在東北地區倡導學習使用滿文，滿文是藉鑑蒙古文創制的豎寫文字，而且很少有人會寫會用，所以早年間東北的滿族過年時並不貼春聯。清中期以後，東北的漢族“流人”、“流民”多了，過年時只有這些漢族人貼春聯。

滿族人過年時貼春聯成風氣，是清末至民國年間的事。早年的春聯雖然是“吉祥”、“福慶”、“春常在”、“慶有餘”之類程式化的詞語，但春聯還是滿族崇尚的白色，與漢族習俗大有所別。滿族貼春聯由白色變成紅色，已是民國年間的事了。早年間比較流行的老春聯，有敬天神、地神的“天恩

深似海，地德重如山”；敬土地神的“土內生白銀，地中出黃金”；敬財神的“天上財源主，人間福祿神”；敬牛棚、馬圈神的“牛賽南山虎，馬似北海龍”等。

貧窮人家買不起對子、年畫，就在屋中粘貼一些紅、黃、粉色的彩紙條，使家中增加一些色彩增加一些過年的氣氛，人們叫它貼春條。講究的是“有神必貼”，於是“每門必貼，每物必貼”。象祖宗板上方貼的是“祖宗在上”、“祖德高懸”，大門上貼的是“出門見喜”、“雙喜臨門”，窗戶上貼的是“四季平安”、“鴻禧吉祥”，豬圈上貼的是“肥豬滿圈”，雞窩鴨架上貼的是“雞鴨成群”，馬棚、牛棚上貼的是“六畜興旺”，糧倉上貼的是“五穀豐登”等，春條紅紅的，寄託著人們對新的一年生活紅紅火火的祝願。

早年間滿族民居的窗戶，無論是明裝的還是暗裝的都糊著白色的窗戶紙，過年時人們為了增添節日的喜慶色彩，都會在白窗戶紙上貼上紅紅的各種剪紙來裝飾，稱之“剪窗花”。

臘月二十四這天，滿族的大姑娘、小媳婦、老太太，都會操起剪刀大顯身手剪窗花。傳統的窗花形狀、式樣很多，像三羊（陽）開泰、四喜臨門、五蝠（福）獻壽、二龍戲珠、喜鵲登梅、燕舞桃李、孔雀牡丹等，凡是寓意美好、喜慶的內容都可剪成過年的窗花。過年剪窗花也是滿族女人們比心靈手巧的時機，故此年前結婚的新媳婦，一定要多剪一些以展示自己的聰慧巧手，讓親戚鄰里們都看一看。



滿族人家在過年時不僅要貼對聯、掛年畫、貼春條、剪窗花，還要粘“掛箋”。滿族人過年粘的“掛箋”很有特色，滿族人“粘掛箋”是過年的重要內容，掛箋不到半尺寬有一尺多長。滿族尚白認為白為吉祥純潔，紅為血色為凶色，故早年間滿族人家的對聯、掛箋均為白色。

後來，受漢文化的影響開始用紅、黃、藍、綠、粉等五色彩紙剪刻，花紋圖案中襯有“慎終追遠”、“鴻禧吉祥”、“福祿安康”等詞句，下部則剪刻成條紋狀或穗條狀。掛箋多是四張一組地貼門窗上方及渥輒庫（神位）下方，也有五、七、九張為一組而張貼的。據講，有的則是當年老祖宗從長白山幾道溝遷來的，就粘上幾張以示不忘祖宗發祥之地。也有掛箋紙的顏色為紅、藍、黃、白色，以表示自己哈喇（姓氏）為滿洲八旗之某色旗籍。

掛箋也是滿族人供祀用的祀品，在祖宗板、祖宗匣上部有粘有掛箋。尤其是祖宗板右側“瑪瑪口袋”上方的掛箋更是不能少的，這是敬祀滿族始母“佛多媽媽”的。滿族家族觀念很濃，所以每一“哈喇”（姓氏）大都有自己常用的顏色和圖案，大戶人家還用滿文書寫掛箋。在滿族的傳統觀念中，掛箋有驅邪納祥避凶趨吉的功效，故此不能隨意粘貼。像在過年前家中有死者，便只能粘藍色或白色掛箋。

清王朝定鼎北京之後，過年貼“掛箋”之俚俗被滿族人帶到了北京及中原地區。《燕京歲時記》載：清時，掛箋“用吉祥語鑄於紅紙之上，長有咫尺，粘之門前，與桃符（春聯）相輝映”。如今，滿族掛箋已不止是過年的裝飾

物，它已經成為一種傳統的民族剪紙藝術，其中傳承著滿族這個古老北方民族，祭祀和節俗文化的深厚內涵。

臘月二十五，是滿族各家打掃衛生幹乾淨淨過年的日子。這天，要把屋里屋外、炕上地下都清理一遍。女人們要幹的活多了，是拆洗被褥、衣褲、窗戶簾、幔帳布及洗涮鍋碗瓢盆。早年，滿族人家有漿洗衣服和被裡褥面的習俗。用了大半冬的被裡褥面年前都要拆洗，洗後要用飯米湯或清麵粉湯掛掛漿。

待晾乾之後，疊放好在槌衣板上，用槌衣棒槌打使其平整。滿族稱其“漿洗”。漿洗後的被褥衣物既平整下次又好洗，在沒有洗衣機的年代，漿洗確實是個好辦法。昔年，一進臘月滿族婦女便開始下手漿洗被褥了。此時來到滿族村屯會聽到叮叮咚咚的棒槌聲，彷彿是奏響過年的樂曲。男人們幹的則是掃棚、糊棚、糊窗戶、打掃院子等粗拉一些的話。

“二十五掃塵土”，有掃除污穢、掃除邪氣乾乾淨淨過年、拔除不祥的涵意，有煥然一新迎接新的一年的美好希冀。其實，屋裡院外、桌椅箱櫃、衣服被褥、垃圾髒物有的已經一年了，一時半會怎會打掃清理得乾淨呢？是需要好多天的，故早年還流行一掃塵民諺：

臘月二十五， 揮塵掃房土。

臘月二十六， 房棚夠一夠。

臘月二十七， 髒衣洗一洗。

臘月二十八， 家甚擦一擦。

臘月二十九， 穢物全搬走。

《清嘉錄》記載：“臘將殘，擇憲書，宜掃舍宇日，去庭戶塵穢。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塵埃’。”按照老說法，“塵”與“陳”諧音，在新之前掃去家中塵埃，意味著除去舊年的陳舊污穢，把“晦氣”、“霉運”、“窮氣”統統掃地出門，以迎接新年。這一習俗寄託著人們破舊立新的美好願望和辭舊迎新的祈求。

早年，滿族人家按日子掃完房土之後，緊接著要辦的事就是糊棚、糊牆貼年畫，使家中煥然一新。舊時，人們有兩種途徑可以買到年畫，一是在年集上有賣年畫的，二是像盛京（今瀋陽）、吉林城（今吉林市）、卜奎（今齊齊哈爾）等大城市，一進入臘月便有背著包袱賣年畫的小商販，一邊走一邊吆喝：“畫兒來，買畫兒來！”

年畫是過年時張貼，裝飾著毛頭紙或高麗紙糊的牆壁。含有祈福新年鴻禧吉祥之意。因過年才粘貼年畫又是一年一次，故而得名“年畫”。早期的年畫大都是木版套色年畫，大都是來自天津楊柳青及河北等地。後來機器印刷的膠印年畫大量出現了。內容也由“麒麟送子”、“連年有餘”、“四季花開”、“五子登科”等木版畫，轉為色彩更艷麗層次更鮮明的“張生與崔鶯鶯”、“許仙與白蛇”、“古代仕女”、“摩登美人”等風格清新、內容豐富的膠印年畫。

年畫作為傳統的賀年方式，曾經美化了滿族人家的環境，帶給了人們以美的享受，如今卻與人們的生活漸行漸遠，已逐漸成為老人們過年時追憶的往事。

滿族的年俗是“二十六，砍豬肉”。也就是這天人們要殺豬準備年豬肉，如果家中未養豬就要到大集（市）上去砍（買）塊豬肉，有的家庭人口多乾脆就拉回個“半拉伴”（半個）豬肉準備過年。

滿族臘月二十六殺年豬有許多習俗，象殺豬會有許多人前來幫忙，殺完豬自然要請親朋好友和左鄰右舍大吃一頓。這頓請客的盛宴，豬的心、肝、肚、肺、肉都有，尤其是五花三層的豬肉燉酸菜，更是讓人吃得滿嘴流油，高呼“過癮”。人們稱之“吃年豬”或“吃全豬席”。

豬血，滿族會加上些鹽等佐料灌血腸，煮熟之後切成片放在豬肉燉酸菜中味道更美，白肉、血腸燉酸菜是滿族的特色美食，俗稱“白肉血腸”。血腸切成片精細加工紅燒，也是滿族特色民族食品，因烹燒之後一片片的血腸會凸鼓出來如盞盞小燈碗，故人們稱之“燒燈碗”。

“二十六，砍豬肉”主要是為過年準備“嚼物”，所以豬的前槽、後鞮、豬肉、豬骨及豬頭都要貯藏起來備用。東北嚴寒屋外就是天然的大冰箱。滿族的習俗是把豬肉的各個部分在院內分別碼好，然後用潔淨的雪埋上，之後再往上澆些水凍冰貯藏。這樣，既可以保鮮貯藏豬肉，又怕豬、狗、

鼠、黃鼠狼等家畜或動物前來拱吃，而且想吃哪塊肉扒開雪即可取食，真是既簡單又方便。

早年間人們的生活都很艱苦，所以殺豬時把豬內臟的板油及一些肥膘肉，放在鍋裡熬煉成豬油，用壇子貯藏起來。滿族人管它叫“大油”或“葷油”，留著到夏天燉豆角、燉土豆，或拌大黃米飯吃。滿族人還會用豬下水油加面鹼搗爛，搗成拳頭大的豬胰子（豬油肥皂），留著洗衣服或被面十分好用退泥。

滿族是淳樸好客的民族，寧可自己檢省也要盛情待客。所以，殺年豬都會熱情地請左鄰右舍，或同哈喇（姓）的親戚前來吃肉。你請我，我請你，既鄰里關係相處的很融洽，又使得村屯里早早的就充滿了過年的喜慶味。

滿族人的習俗是殺完年豬後，會留出一些豬肉剁成肉餡，然後和上酸菜或白菜餡包出大量的餃子凍上，以備從初一一直吃到正月十五，來了客人也可以馬上煮餃子款待客人。這樣很方便，省去了過年時剁肉餡、菜餡、和麵、包餃子等許多的繁瑣事。

“二十七，宰公雞”。滿族的年俗是臘月二十七這天要應時宰幾隻雞，在去毛退好收拾乾淨之後，象冷藏豬肉一樣埋藏在雪堆裡備用。滿族人家家養雞鴨，因雞與吉利、吉祥的“吉”字諧音，故在初一“雞日子”的家宴裡雞是不可少的。母雞還要留著下蛋孵小雞呢，所以過年時家家殺公雞上初一家宴。

過年置辦年貨，大人小孩最願意幹的活就是“打年紙”。“打年紙”就是如今的“趕年集”。早年人們趕集置辦年貨，買的白糖、紅糖、糖球、灶糖、黃煙、面鹼，做菜用的花椒面、大料等物品，都要用一張張大毛頭紙或黃裱紙打包捆好，所以人們稱置辦年貨叫“打年紙”。

到了“年根底下”（歲末），十里八村的百姓都會張羅著前去趕年集“打年紙”。富裕些的家庭會穿上厚厚的皮大氅、戴著大皮帽子，拿著寫好的“年紙單子”，趕著馬爬犁或牛爬犁，帶上大人小孩子一同去逛年集、打年紙，而家中貧寒的只能背筐挎籃腿丈步量的前去趕集。所以早年滿族有句俗話：“窮漢子趕集——腿丈步量”。

過去窮人很多，但忙乎了一年總要置辦一點年貨，割上幾斤肉稱上二斤紅糖，扯上幾尺花布、買點對子（對聯）、年畫、掛籤、鞭炮、翠花、鞋帽、皇曆牌等年貨，既有點過年氣氛又充滿了對新的一年企盼，還能讓小孩子高興高興。正如那老民謠所唱：

糖瓜祭灶，新年來到。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太太要新布衫，

老頭兒要個新氈帽。

記得小時候，每逢過年時雖然家中生活拮据，但總要買些花生、瓜子、大糖球等三十晚上吃。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那“大雜拌兒”。大雜拌兒是將

果脯、杏脯、桃脯、金糕脯、甜瓜條等摻在一起，五顏六色、甜甜糯糯的。還有一種雜拌兒是將瓜子、榛子、糖冬瓜條、糖碗豆、花生粘、核桃粘等摻在一起賣的。除夕夜守歲時，全家人各自從中挑選自己喜歡的品種。

趕年集“打年紙”，小姑娘要發卡、翠花、花手絹，小小子則要炮仗。炮仗有好多種最小的叫“小鞭”，聲響不大，但價格也是最便宜；二踢腳是兩個響，一聲響後便飛上天，在空中再來一個炸響；摔炮是往地上一摔便可響；盒子花是一個檔次較高的花炮，盒內裝有二十來個刺花炮，點燃後一顆接著一顆衝上天色彩繽紛。

早年，商家店鋪還會燃放一種叫“旗火”的花炮。旗火又叫“起火”，形狀如大砲仗綁在一個 4、5 尺長的秫秸上，點燃之後會“哧”的一聲鑽上天，在空中迸發出漂亮的火花。相傳，“旗火”是當年清滿洲八旗兵行兵布陣時燃放的號砲，因其在夜空中有聲響且火花色彩繽紛，故後來成了民間百姓過年時燃放的花炮。

到了臘月二十八眼看就要過年了，滿族的習俗是“二十八，蒸供花”，這與漢族習俗“二十八，把麵發”略有不同。漢族的習俗是二十八這天要發麵蒸許多饅頭以便過年時吃，而慎終追遠的滿族則是在這天要把麵做成穆丹（搓條饅頭）、黏豆包、小饅頭、撒年糕、薩其瑪、同心饅頭、五色油糕等上供饅頭，以在大年三十晚上供祀祖宗及各位神祇。

過年時豆腐、豆芽是大年裡的主菜。人口多的大家庭都自己做豆腐，人口少的人家則去豆腐坊買。有的鮮吃，有的是切成小方塊過油後貯著，留著隨時做菜吃；有的則是凍上好吃的凍豆腐。早年間，黃豆芽、綠豆芽是滿族人家冬天的主菜，年前家家都會用大瓦盆或木槽子生不少豆芽。生豆芽很簡單用熱水燙一遍之後，待水晾涼了倒掉，便可蒙上濕布放在炕頭或窗台等暖和地方。之後，每天用清水過兩遍，三四天后豆芽出來了便可以吃了。可以炒肉、炒鹹菜、做湯，也可以下火鍋或焯水後拌涼菜、燴菜皆可。

臘月的二十九，漢族的年俗是“二十九，把油走，貼上對聯燙壺酒”。意思是過年的活計已全部忙乎完了，該過油的食物過油炸一遍，貼上對聯就可以歇歇了。滿族的年俗是“二十九，糊供鬥”。滿族信仰薩滿教，有在過年時祭祖宗、祭天地神的祀俗，那祀神用的香鬥又稱“供鬥”是上供用的，故在年前一定要糊好。

過年前人們有兩件事是必須做的，一是洗澡，為的是洗去污穢、洗除不祥，幹乾淨淨過大年。二是男人們要剃頭。滿族有舊習講“正月裡剃頭死舅舅”，所以正月是不能剃頭的，於是人們紛紛在過年前剃頭，故有俗語道：“有錢沒錢，剃頭過年”。

臘月的二十八、九日臨近年根了人們都很忙，女人們忙著包凍餃子、蒸豆包、蒸祭祖接神用的“供花”。男人們除了“糊棚”、“貼對子”、“貼春條”、



“粘掛籤”、“請門神”，還要糊祭天地用的“香鬥”，還要豎起高高的燈籠桿，燈桿的頂端上栓綁一枝翠綠的松樹枝。

過年時，滿族家家在門前或院內豎立燈籠桿。燈籠桿下還設有供桌，上擺有糕餅、供饽饽、供果。夜里紅燈籠高挑，滿族稱之為“立天燈”，傳說其有驅逐鬼魔、明亮吉祥之功。早年高高的燈籠桿上置有燈碗，碗中盛有獾子油、熊油或蘇子油晚上點燃，曾是滿族各“哈喇”（姓氏）村屯之間，傳遞平安、危險或有其他哈喇族人來襲等信息的工具。

燈籠桿是滿族森林崇拜、神樹崇拜、神桿（索羅桿）崇拜的遺存，是由薩滿教“通天神樹”演變而來的。滿族認為高高的燈籠桿可通達祖宗神和天神居住的天堂，所以各家各戶的燈籠桿互比高低是越高越好，故有“比燈”之俗。東北的漢族人受滿族的影響，過年時也高高地豎起燈籠桿，但他們的傳說則具有濃重的中原漢文化色彩。

傳說，神魔小說《封神榜》中，姜子牙奉原始天尊之命封神，他盡心竭力地認真辦事分封了諸多各路神仙，到了最後一看竟沒有了自己的位置，於是他只好在各神祇處遊走巡視。到了大年三十這天，各位神祇都歸位了他便無處可去了，只好蹲在旗桿或燈籠桿上。故此，關東有民諺：“什麼事都得想得開，姜子牙還蹲燈籠桿呢！”

相傳，人們為了取悅百神忌諱的薑子牙，故在大年三十這天立燈籠桿，請其前來鎮宅護院並設小神案焚香祭祀，直至正月十五以後方各自撤下。

作者富察寶仁簡介：富察寶仁先生退休前在園林局擔任綠化處處長。現在先生擔任的社會職務主要有：吉林市政協文史研究員、北華大學客座教授、舒蘭市人民政府歷史文化顧問、吉林省滿族文化經濟促進會副會長、吉林市滿族聯誼會副會長、吉林市滿族文化研究會理事、吉林省民俗學會理事、吉林省長白山文化研究會理事、吉林市作家協會會員、吉林道教玄帝觀、靈仙府復建顧問、吉林市園林綠化協會秘書長等。

富察寶仁先生寫有很多著作，特別是關於滿族歷史與文化的書籍，主要有《大東北滿族舊事》叢書，是吉林省地方志資源開發立項項目。叢書約 **124** 萬字，分為《大東北滿族舊事·歷史文化》《大東北滿族舊事·歲時文化》《大東北滿族舊事·俚俗文化》《大東北滿族舊事·建築文化》《大東北滿族舊事·薩滿文化》等 **5** 冊。我們平台經過授權，曾發表部分文章。有意購買收藏此書的，可以與作者富察寶仁先生聯繫。